

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-26 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2)—— 高等學校教育--熱誠閱讀及學習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學中心小兒科 朱真一

前言

這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系列，回顧醫學院畢業後，各種學術研究及臨床的訓練後，在St. Louis大學小兒科服務。因為主任突然逝世，臨床工作繁忙而放棄實驗室研究。開始有些真業餘時間，來探討台灣歷史文化，以及醫學人文。兩年多前寫了這「副/福」業系列，回顧及補新以前的探討，有關這系列的討論，請看前幾期的拙文及附上的參考文獻¹⁻³。

上幾期的討論提到日據時代，從中學進入大學的醫學教育前，必須先畢業於高等學校或大學豫科（日語用詞，豫=預）²。舊制高等學校/豫科制度，雖早已廢止，可是很多的討論，尤其高校畢業生，大多贊揚舊制的高等學校教育。在日本不少人，甚至還提倡恢復舊制高等學校制度及教育。

舊制高等學校的教育理念、方法、課程等很值得討論，上期先討論官方（政府）及校方的方針³，想認為好好教育高等學校學生，是培養領導人物的好制度。討論不少高等學校學生的課外活動，尤其那時代的「蠻風」及「ストーム(Storm)」，以及不少好老師的教學，並提到文理分科的制度。

這期來繼續討論，主要從學生角度來探討。有兩點最值得討論，第一是高等學校學生的學習精神，第二是高等學校的「自由與自治」精神。除了參考徐聖凱的研究論文外⁴，想探討台灣醫界人士，就讀高等學校的經驗。最主要目的，希望探討後，能瞭解更多高等學

校教育的優點，或許會對目前醫預科教學有所助益。這期先來討論，高等學校學生的熱誠閱讀及學習精神，下期討論高等學校的自由與自治。

台北高校生的學習精神

徐聖凱的研究論文⁴，一再地說高等學校學生有旺盛的閱讀及學習精神。學生們不只讀圖書館借的藏書，論文中就說學生中，尤其文科生，擁有數百本，甚至幾千本的學生不稀奇。論文中提到兩位先生（王萬居及蘇瑞麟）大概有五千本以上，還說李登輝前總統，通讀圖書館主要藏書外，岩波文庫就買了七百多本⁴。

學校非常鼓勵學生多多閱讀，讀得越廣越好。高校生的回憶錄或傳記中，幾乎每個人都說在學時，自動地大量閱讀，有些還說高校期間，是他們人生，閱讀最多的時期。不只閱讀比較普遍的文學書籍，還涉獵不少哲學、思想及其他類的書，尤其是新出版的書及外國著作（譯本？）。當然圖書館內，還有不少學生喜愛閱讀的報刊及雜誌，有些學生甚至不去上課，整天在圖書館閱讀，學習教科書上沒有或上課不教的知識⁴。

有旺盛的求知慾，最好的例證是台灣人學生中，有些人自動去嘗試，探討台灣的歷史文化與傳統。這是很有意義的挑戰，日據時代課堂上較不會討論的題材。蘇瑞麟先生，甚至閱讀後，還寫了一論文〈臺灣史に就て（關於台灣史）〉一文，刊登於高等學校的學生雜誌《臺高》上⁴，順便一提，此文有徐聖凱等

的譯文，刊登於《師大臺灣史學報》⁵。蘇先生以後，還寫其他有關台灣文化的文章。蘇先生後來大學讀經濟，更有意義的是，戰後不過幾年，蘇先生就出版一學術論著《台灣經濟史》。看起來是這種精神，是源自高等學校時，培養出來的才華，以及蘇先生的旺盛求知精神。

相當於戰前高等學校生的年紀，是戰後台灣的學生，讀高中後期及大學一、二年。一般而言，高中後期準備大專學院入學考試不說，在大一、二年，尤其醫學生的醫預科時期，閱讀課外讀物風氣不盛。就是有，大都只讀些小說，不少人讀翻譯的世界名著。比戰前舊制高校生前輩，戰後的學生可說差多了。日據時代的台灣人高校生，自己去找書，讀有關台灣歷史文化，讀後甚至寫文章刊登有關的作品，於學校的刊物中。雖主要是文科學生，也有理科如張寬敏醫師等的作品⁴。

高等學校時，學生不少還參與自然科學的研究，老師與學生們在校內成立「科學研究會」，校方鼓勵學生自己做科學的研究。有些人還把研究成果寫成報告，刊登於高校發行的會誌。還有些高校生，甚至出入台北帝大的研究室。不過真正動手去做研究的台灣人學生很少，只有幾位，比日本人學生少得多⁴。徐聖凱的論文中，在這方面只提過宋瑞樓、黃伯超及郭維租三位前輩參與實際研究而已。

文學活動可能仍是那時代，高校生參與較多的課外活動，最盛行的閱讀書籍，仍是文學作品。閱讀多文學作品，自然會產生也想創

作的動機。校內的刊物以《翔風》開始，主要刊登文學作品。這刊物於1926年就出刊，以後有各種不同的十幾份不同的文藝刊物，先後在高等學校出版，另外還有更多班級性的刊物出現。不同於上述的科學研究，不少台灣人學生參與文學創作。這文學活動影響深遠，譬如1943年由高校生發起的「杏讀書會」及《杏》雜誌，就邀請台北的台灣人男女中學生參加，這組織甚至還繼續到戰後幾年⁴。

醫界前輩回憶高等學校的學習

陳五福博士有兩本傳記或回憶錄^{6,7}（圖一），尤其口述那本《回首來時路》⁶，有較詳細的高校時代回憶。陳博士說能考上高等學校，三年自由開放的學習，盡情地探索及吸收，對往後人生的發展，獲益不淺。他說：「高等學校乃屬通才教育。三年期間，對大學專才教育而言，可以說完成高品質素養，以及探索高水準學識的思考能力。其對個人思想與精神的影響，既深且大，並真實地體認到，這



圖一 陳五福博士的兩本傳記 / 回憶錄。

個世界並不如想像中狹窄，其值得探求、思考的空間，何其廣大。尤其語文的訓練與學習，更是終生享用不盡」。

陳五福博士對自己的導師，也是德語老師石本岩根特別贊揚，石本老師常邀請學生到教授家，招待學生，不厭其煩回答問題，並常介紹西洋文學及哲理書籍給學生，有些還要學生用原文（德/英）閱讀，甚至讀不少中國先哲的著作。他受石本的影響很深，所以高等學校時，閱讀很多很廣，對以後的啟發思想助益良多。

宋瑞樓教授說，高等學校老師教學生動活潑，而且富啟發性，大大打開他的思維⁸。老師不會逼你背書、念書，而是用鼓勵每個人去自由發展。以後有成就日本人，不約而同地提到，舊制高等學校的教育是「促使日本國富民強的原因之一」。他說那時候，遇到閒暇，迫不及待地翻閱各類書籍。世界文學名著外，也讀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措施，甚至一些中國作家的日文版等。

黃伯超教授的口述傳記⁹，對高等學校期間的生活寫得相當詳細。很有趣或該說很有意義的是，黃教授寫不少上期提到的學生活動如蠻風，以及宿舍的生活。當然也寫得不少教育的特點及老師的教學，黃教授特別提到教師是由教授級組成，而且「延攬宏儒碩學擔任講師」，討論幾位好老師的特別教學法，雖是理科的學生，還特別提到不少文科、圖畫、書道（書法）等教授的教學風範。

黃教授還討論不少課後的自由研習及活

動，學生可自由參加各種討論的風氣。課後學生自由參加研習會、座談會以及戶外的教學活動。黃教授特別提到同學們的盛行閱讀，以及同學們互相討論所讀的書。學寮內有自修室，大家經常在自修室一起看書，看多方面的書，哲學、思想、文藝都有，尤其喜歡文藝書籍及生物學者及醫學家的傳記。因為大家都讀很多書，同學間就常互相討論及辯論。他說廣泛的讀書，會影響人生觀及人格，導致更進一步的興趣與啟發。

葉英堃（圖二）跟黃伯超兩教授是同期的同學，不過不同科組，葉教授讀文乙組黃教授是理乙組，1943年入學時剛好是高等學校縮短為兩年制。日本那時由於戰爭擴大，整個日本的社會，當然包括殖民地台灣，都越來越增強軍國主義的專制。很有意義的是，葉教授說，台北高校的師生，為了要保持自由開放的傳統，學生刻意地「違抗社會規範、挑戰傳統」。

在葉教授的傳記中（圖二），葉教授說，雖然不是活躍份子，但很規律地，參加社團及



圖二 葉英堃教授及葉教授的傳記¹⁰。



圖三 邱仕榮教授及他的傳記。

體育活動，他說最佳的精神食糧是《世界文學全集》、《日本文學全集》及《岩波文庫》等書籍，高等學校時，研讀很多哲學及歷史有關書籍。很有趣地，二年級時，他還寫了一篇短篇小說〈木枯〉，描寫台灣地主世家及民眾的艱難，雖然導師很賞識。但沒登出於校內的雜誌上，因為導師怕被軍方情治單位，注意到小說內容而引起困擾。

邱仕榮教授的傳記中（圖三），有相當詳細報導，邱教授就讀尋常科及高等科的經過。論文中說邱教授認定高等學校的三特色：1.自由學風、2.啟發式教學、以及3.廣泛閱讀。還特別說教學非常靈活，並說上課時間外，很多時間大家都熱誠地多閱讀來追求知識，高等學校時的好教學及學習，促使學生有「獨立思想」「求知慾望強」「社會責任強」的人格特質，說明邱教授很認同，高等學校的優良教育。

其他高等學校就或大學豫科就讀的經驗談，在《日本舊制高等學校的回憶》可找到些¹³，其中四篇寫讀日本國內的不同高等學校的

回憶。陳炯暉教授回憶第一高等學校，林憲教授寫東京府立高等學校、陳振武教授寫松江高校，以及林桐龍醫師寫山形高校。當然還有更多位在其他書刊，回憶其他高等學校及豫科的文章，譬如第二高等學校¹⁴，慈惠醫科大學豫科¹⁵，以及本系列以前提過，不少討論台北高等學校及台北帝大豫科的文獻。

基本上這些高等學校及豫科，都很類似上述及上期的討論。第一高校是最有分量的名校，學生的反對勢力很有力量，自由風氣程度強烈。在較偏僻地方的山形高等學校，林桐龍醫師1941年考進時，已是第22屆的學生。就是較偏僻的地區，教學看起來一樣優良，讀書的風氣也很強烈，校方及老師一樣很鼓勵學生讀書，督促學生多讀世界有名的文學家及哲學的名著，學生們熱烈的閱讀課外讀物，對於外語尤其德語英語，校方逼得很緊，而且有德國人及英國外籍人士參與教學。

促進學生喜歡閱讀及學習

為何高等學校能促進學生們熱誠地閱讀？上期提到，高等學校制度及教學，本就是政府及校方的方針，想都認為將來的不管是什麼領域的領導者，都必須學識豐富。當然在課堂上老師們，盡量提醒學生們，要多多閱讀學習，不過更有效的是還利用不少課外的研習會、座談會、演講會以及老師家中招待學生等等，盡力鼓勵多閱讀及討論，甚至同學間互相辯論所讀的書。

或許以上的措施，造成現代所稱的“peer pressure”，就是同儕或同輩間的壓力，使大

家覺得不讀書就會落伍，以後會毫無前途。坦白而言，回顧自己從小到大學畢業，從來沒有感覺到這類的壓力。醫預科時代，可說相當於舊制高等學校教育，那時沒有升學考試的壓力，不記得有老師熱心地要求，或鼓勵我們多讀書。大部分同學都很疏懶，我從沒有覺得有同儕同輩們，要多讀書的壓力。以後有機會，再來討論戰後自己那時代的醫預科，跟前舊制高等學校理科的比較，或許會很有意義。

高等學校文科生進醫學部

再來稍討論上期提到的一問題，1941年以後台北高等學校，文科學生後來大多數進入醫學部。高等學校是進大學的預備學校，讀醫學部的一般都是屬於理科，尤其讀德文的理乙組，可是1941年以後，文科學生大部分也進入醫學部，不過不是每位想進入醫學部都可進去。

在《葉英堃傳記》¹⁰中提到，他1943年4

月入學高等學校，1945年二月畢業。馬上被徵召為日本兵，幸而戰是戰爭末期，未上前綫戰爭，8月日本投降後退伍。於1945年九月進入戰後新學制的台大醫學院。他說那年台大醫學院，高校理科畢業生四名優先進入，文科有8人申請，只有4位能進入台大醫學院。

那麼文科是否須要先補修理科的預備課程教育？《葉英堃傳記》¹⁰中雖討論不少他如何選讀醫學院，他沒寫須要補修理科課程否。一再去找其他文獻，都沒有找到有人寫，還去請教研究高等學校的徐聖凱博士，他說沒找到資訊，若有人有找到資訊請來告。

在上述邱仕榮的傳記中^{11,12}，作者去尋找資料，列出高等學校授課的科目及時數表。論文中表，比較高等科文理兩科的授課時間。文、理三年的課程很不同，除了修身（每星期1小時）、體操（每星期3小時）及第二外語（每星期4小時）一樣外，三年總共課程很不同，如表一。

表一 台北高等學校，每星期高等科文、理科三年授課的科目

學科	文科一年	文科二年	文科三年	理科一年	理科二年	理科三年
國語漢文	4	5	5	4	2	0
第一外語	9	8	8	8	6	6
歷史／地理	5	5	4	0	0	0
哲學概說	0	0	3	0	0	0
心理論理	0	2	2	0	2	0
法制經濟	0	2	2	2	0	0
數學	3	0	0	4	4	4
自然科學（物理化學生物礦物）	3	3	0	8	8	15
圖畫	0	0	0	2	2	2

（資料自邱仕榮的傳記^{11,12}）

很顯然地，文、理兩科的授課學科相當不同，理科的除了語文外，很類似我們戰後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的醫預科的課程。高校文科生，少修數學或自然科學，不過都接受很好的一般教育，進入醫學部或戰後的醫學院，以後都順利完成醫學教育。

參考文獻

1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9)：醫學教育的預備教育。台北醫師公會會刊2025；69(7)：72-6。
2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0)：台北高等學校成立及早期到日本讀大學。台北醫師公會會刊2025；69(8)：77-82。
3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-日據時代的醫學教育(11)：高等學校教育-官方/校方的方針。台北醫師公會會刊2025；69(9)：77-82。
4. 徐聖凱：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（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）。2009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，台北市。
5. 徐聖凱・岡部三智雄：日治時代臺北高等學校 臺籍學生的臺灣史認知；譯介蘇瑞麟〈臺灣史に就て〉。師大臺灣史學報2007；1：149-60。
6. 張文義（整理）、陳五福（口述）：回首來時路；陳五福醫師回憶錄。1996；吳三連基金會，台北市。
7. 曹永洋：噶瑪蘭的燭光；陳五福醫師傳。1993；前衛出版社，台北市。
8. 廖雪芳：醫者之路；台灣肝炎鼻祖-宋瑞樓傳。2002；天下雜誌公司，台北市。
9. 黃伯超（口述）蔡錦堂（主訪）徐聖凱（撰著）：黃伯超先生傳。2012；前衛出版社，台北市。
10. 吳佳璇：葉英堃傳記--台灣精神醫療開拓者。2005；心靈工坊，台北市。
11. 劉鴻德：在醫療行政與醫學專業之間：邱仕榮及其同時代的臺大醫院與臺灣醫學（政治大學碩士論文）。2008；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，台北市。
12. 劉鴻德：在醫療行政與醫學專業之間。邱仕榮及其同時代的臺大醫院與臺灣醫學。2010；國立編譯館，台北市。
13. 陳炯輝、陳振武、林桐龍等：日本舊制高等學校的回憶。2005；景福醫訊雜誌社，台北市。
14. 楊維理（著作）、陳映真（翻譯）：雙鄉記（再版本）。2009；人間出版社，台北市。
15. 鄭翼宗：歷劫歸來話半生：一個台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。1992；台灣出版社，台北市。🇹🇼